

## 小 序

(日) 竹内实

这本书是著者辛苦劳动的结晶。我是著者开始这个“闻书”(口述史书)工作的目击人,所以我有资格证明这一点。当时著者住在京都光华寮,生活是刚刚到京都时由一个私立大学提供的一次性奖学金来维持的。他的研究题目是:中日百科全书的比较研究。日本没有适合这个题目的现成的专书,也没有论文,所以他就亲自到京都大学等学术机关的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。京都大学有庞大的中央图书馆,各系也都有自己的图书馆,他都跑遍了。图书馆管理人员从书库抱来厚厚的百科全书,他一本一本地查阅,体察它们的特色。他还到奈良县天理市的天理图书馆查看佛兰西百科全书的原本,到东京探索国会图书馆的藏书。

从京都到东京,一般是利用“新干线”的,但著者偏偏乘坐夜行巴士,这是深夜跑到东京去的特别汽车,因为是深夜所以费用低廉。著者每天的伙食自办,我没有见到他吃饭的情况,但后来我到北京后,他亲自动手给我做很好吃的中国菜,我多

少明白了著者生活上的秘诀，我很敬佩。

百科全书的工作快要告一段落时，著者认识了在京都久住的老华侨李迺扬先生。李先生是商人，同时也是学者。他从商务工作中退休后，开始专心写作。著者认识李先生后，带着录音机去访问，把他的半生经历都录了音，并据以写成了文章。这是中日关系方面的第一手史料，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很好的材料。中国的近代史（不仅是中国）有许多空白的地方，以前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伟人、名人的近代史，是以伟人、名人的言论、著作、生涯、活动来写近代史。当然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近代史，我本人也从这种近代史书籍中学了许多东西。但，我现在觉得这种书中缺少了些什么。究竟缺什么，我还说不出来。

“闻书”能不能当作史料，我不敢下结论，但起码它是史料的一部分，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。司马迁著史时，也跑到各地访问当地的故事、传说。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有录音机，司马迁一定会带着的。“闻书”由于是讲话人凭记忆讲述，所以可能有记忆不确、想法不对的地方，这个不确、不对也是一种史料，这种失误也能折射历史，可能也是历史的影子。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：它虽然不是“事实”，但还是“真实”的。历史的真实不一定靠着全面完善没有一个错的史料传下来的吧。

到过日本的中国人何止上面所提到的李迺扬先生一位。我从前听到一位中国人这么说：我在中国看见些日本人，而到日本又看见些日本人，觉得完全是两样的（本书中也有一位讲到这么个感想，但我是亲耳听到的）。这句话虽然很短，但令人深思。那么到过日本的中国朋友到底有何感想？——这还是一个空白。这本书之难得的理由之一是把这片空白之中的一部分填补了些，并且很有价值地填补了些。再说一个“并且”：很有道德性地填补了些。我说的道德是从东方文明之所以可贵、所以

能贡献给世界文明的角度来说的。我很敬佩地拜读了这本书所收录的每篇文章。除了作者，我做了第一个读者，觉得十分荣幸。

“啊，这位先生经历过这样坎坷的路程！”——如果读了这本书的哪篇文章，我想读者会自然地发出这样的感叹。历史是不能离开个人经历的，而且，历史的大道路和个人的路程有割不断的关系。本书的每篇文章都可说明这一点。

我也很敬佩著者。从人选开始，接触、约定、录音、起稿、誊清、讲话人过目、发稿、校正……到终于成书为止，每一段工作都不能含糊大意。我觉得著者像在京都市乐意自己做饭菜自己吃那样，把这个构成整个口述史的每一篇文章精心做好。可能这就是许多先生愿意对着录音机讲的原因。从第三者来看，这里面有着人和人之间的信赖关系，也许更有对历史共同负责的责任感。但，这样讲似乎太严格了，还是归纳为人和人的信赖关系为好。我衷心祝贺这本书的诞生，衷心向著者和讲述者表示敬意！

1995年10月31日于日本